

童年文库



作家的童年

10

《童年文库》
作家的童年^⑩

*

新蕾出版社编辑、出版
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5.375 插页10 字数110,000

1982年11月第1版 1982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6,000

统一书号：R10213·130 定价：0.62元

编者的话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。今天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幸福地度着自己童年的小朋友们，一定想知道那些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做出了贡献、增添了荣誉的叔叔、伯伯、阿姨是怎样度过他们人生的第一阶段——童年的。他们是不是也象我们一样无忧无虑地学习和游戏？为了满足小朋友们的要求，我们编辑了这套《童年文库》，目的在于用朴实的文笔、生动的形象向小朋友们介绍我国当代的作家、艺术家、科学家、体育冠军和其他著名人物童年时代的生活故事，使小朋友们从中得到教益和启迪。

《童年文库》包括《作家的童年》、《艺术家的童年》、《科学家的童年》、《冠军的童年》等丛书。《作家的童年》收有我国当代作家撰写的回忆他们童年生活的文章。这些文章除个别已去世的老作家由别人代为整理外，均由作家本人用第一人称写成。在每篇文章前，都附有作家的照片、手迹、简历和主要著作，使小读者们见人、见字，了解作家的历史和著作，读起他们的文章来更加亲切。

本丛书拟分若干集出版，每集约八——十万字。

在编辑过程中，我们得到了中国文联、作协和各省市自治区文联、作协分会的鼓励和支持，许多作家对我们的工作给予

热情的帮助和关怀，在这里，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
本集收入作家王西彦、俞林、秦似、雷加、浩然、海笑、于逢、梅汝恺撰写的童年回忆。

新蕾出版社编辑部

目 录

童年杂记	王西彦 (3)
忆童年	俞 林 (49)
童年的记忆	秦 似 (65)
童年	雷 加 (87)
书迷	浩 然 (96)
难忘的童年	海 笑 (119)
大海彼岸	于 逢 (132)
童年情思	梅汝恺 (148)

王西彦的简历和主要著作

王西彦，一九一四年生于浙江省义乌县青塘下村。父亲是农村私塾师，母亲是童养媳。童年在家乡私塾式的国民小学里读了几年书，十岁去县城读高小。一九三〇年考入杭州民众教育实验学校。一九三三年到北平进入中国大学国学系读书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旧学联、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活动和“一二·九”学生运动，被选为北平作家协会（由“左联”扩大而成）的候补执行委员。抗战初期，在武汉参加党领导的战地服务团，在当时国民党第五战区的徐州地区做战地服务工作。徐州沦陷后，到中共湖南省委领导的《观察日报》和“塘田讲学院”工作。一九三九年底到福建主编《现代文艺》月刊，此后，先后任桂林师范学院、湖南大学、武汉大学、浙江大学等校中文系教授，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。解放后，历任湖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、上海市历届政协委员、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。他从一九三三年开始创作，主要作品有：短篇小说集《夜宿集》、《乡井》、《乡下朋友》、《还乡》等；中、长篇小说《古屋》、《村野恋人》、《神的失落》、《寻梦者》、《微贱的人》、《古城的忧郁》等。解放以后的主要作品有：长篇小说《春回地暖》（上下册）、

《在漫长的路上》（共三部，已出一部）。短篇小说集《朴玉丽》、《新的土壤》；文艺评论集《论阿Q和他的悲剧》（后改为《第一块基石》）、《唱赞歌的时代》、《从播种到收获》、《论〈红楼梦〉和旧红学》以及外国文学评论集《严峻的文学》。现正创作一部反映“一二·九”运动的长篇小说和续写长篇小说《在漫长的路上》第二、三部。

童年杂记

王西彦

义 父

乡下小孩子，凡是生辰八字和亲生父母相过的，多认一个孤零无依的人做义父，说是可以消除灾祸；或是生辰八字注定难于长大成人的，也多认一个孤零无依的人做义父，说是表示卑贱不重视。所以给人做义父的人，照例总是一些漂泊贫穷的不幸者。

我的义父也是一样，他是一个褴褛孤苦的看庙人。

庙就是西竺庵，当时国民小学的所在地。我最初上学的时候，老祖母和母亲哄我说：“去吧，到亲爷家里去，亲爷给你预备着薄荷状元糕呢。”我们乡下管义父喊作“亲爷”，自然是一种尊敬的意思。我听了这话很高兴，因为义父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老人，我喜欢到他家里去，吃他给我预备着的薄荷状元糕。

可是到学校里一看，却使我大失所望了。我发现义父实在是一个和乞丐一样的穷老头子，他住的房子里摆着几只大尿桶，他的床上挂着一条鱼网似的破烂帐子，人走进去，就闻到一股扑鼻而来的臭气。有太阳的日子，他常常坐在阶石上，当

着阳光，脱下褴褛的衣服，袒露出瘦骨如柴的上身，偻着腰背捉虱子。他吃的东西也往往是发臭的，有一次我竟然看见他在吃一碗挤满米米虫的豆酱……

这难道是我的“亲爷”吗？他为什么会这样穷困呢？

我曾经询问过老祖母和母亲，不过她们回答很简单，大致说，我的义父是邻县东阳人，原来是有家有室的，在一场巨大的灾难里家破人亡了，只剩下他一个人漂荡到外地来。年轻时依仗一份高明的手艺，曾经在附近一个小镇上开过一片小小木器店，还娶来一位颇有姿色的年轻寡妇，谁知道有一天他到县城里去赶市，回来竟发觉妻子已经卷逃无踪了，在一种完全来不及防的灾祸里，失去了几乎全部财产和全部对幸福的期望。他简直疯了。他抡起斧头，劈坏了所有自己手制的桌椅器皿，丢掉店房，从镇上失踪了。但在几年之后，正当人们将要把他淡忘掉的时候，他又回来了；不过他已经衰老了，头发花白了，腰背佝偻了，言语含糊不清了，举止也颤抖迟钝了。人们可怜他，刚好那个庙子里看庙人死了，就让他填了那个缺。于是，他耕种着寺庙附近几丘寺田，有时更掬起斧头锯刨给左近一些人家修理猪圈和牛栏，生活在人们的施舍里。而且，他开始认真吃起长斋，念起佛来了。

这时我毕竟还年少，老祖母和母亲这种简单的叙述，并不能使我感到人世间深广的悲哀。不过，仿佛也因此很忧郁，觉得自己有这样一位义父，决不是什么光采的事情。穷困的人总是被轻视的，即使那时我还是个小孩子，也已经有了这种认识，并由这种认识带来了对义父的怜悯。甚至义父那张口喎打皱的脸孔，对我也不再是可亲的了。

然而，义父终究是义父，他和我之间有着一种隐秘难解的

关系。到国民小学里去读书时，他往往会把我喊到他腾着浓重臭气的房里去，从那褴褛污秽的床上，摸出一块糕饼或是一个梨子，颤颤地塞到我手里，要我当场吃下去。“吃，快吃，当心给别人看见！”他说。这对我是一件十分为难的事情，因为我立刻想到爬动在他那褴褛污秽的床上的虱蚋，想到他吃挤满米米虫的豆酱，就仿佛闻到他塞给我的赠品上的臭气似的；不过我还是把它吃掉了，竭力不露出厌恶和勉强的神色，同时心里也毕竟充满感激的情绪。

由于种种和这相类似的事情，越益使我对义父的穷困感到难堪了。有时，在家里，义父来了。他一来就大声喊着我的名字，向老祖母和母亲夸奖我读书的聪明；于是老祖母和母亲就到厨房里去端出一碗上面堆满菜肴的饭，不然就是一壶酒。看见酒，他的眼睛就发光了，就贪婪地喝着，话也更多了，对我作着种种可笑的祝福，直到舌头僵硬了，依然喃喃不肯停止。

有时，当我在上学或是放学回家的时候，看见义父迎面走来。在我的小伙伴的队伍里，就有人嘲弄地喊将起来：“××的亲爷来啦！”我的脸孔立刻羞红了，我的小伙伴分明是讥讽我有这么一个褴褛如乞丐的义父。这是很伤害我的自尊心的，我几乎要哭出来。可是义父走近了，他亲切地拉开难看的笑脸，老远就喊着我的名字。我简直想钻到地底下去。在那一刻，我几乎是不高兴到近于愤怒的。自然，我做出一种不愉快的表情，既不答应他，也不看他一眼。

是不是他也注意到我的神情呢？不知道，也没有去顾忌。他的褴褛伤害了我的自尊心，至于我的冷淡会不会伤害到他的自尊心呢？我那时是一个小孩子，我的无知不允许我去思索那样深奥的问题。

终于我做出了一件非常使他伤心的事情。有一次，大概是学校放假的日子，我混在牧童队伍里牵牛割草，到了那庙里。刚刚庙门开着，看庙的义父却不在，他一定在庙后掘地；我走进去，大概是出于破除迷信的动机吧，用草刀把一个佛像的脑袋砍掉了，还挖掉另一个佛像的眼睛。不待说，这事情立刻给义父发觉了。第二天，他泪流满面地跑到我家里来，跪在老祖母面前，磕头哭诉了一遍，要求老祖母重新修塑回去。为了这事，我受到老祖母和母亲一顿狠狠的责骂。但最使我感到意外的，还是义父那种如丧考妣的伤心模样；我不懂庙里那几尊顽顽好笑的佛像对他有什么用处，能给他什么安慰。不过，我是真正地觉得自己做了一件错事了，暗自内疚了很久，不敢再见义父的面——不是为了他的褴褛，而是由于自己的过错。

当年秋天，我患了一场重病，别人都说是佛爷的报应，老祖母急忙到庙里去许愿；尤其是义父，简直是慌乱了，他天天跑到我家里来，跪在我床前，喃喃地为我祈祷着，他的脸上流满了眼泪。我这才知道，他不仅仅爱那些佛像，也爱着我。但他自己呢？他受够了不幸，尝尽了辛酸，究竟有什么人爱他，关心他？

人世间是怎样的不公平啊！

不久我病好了，重新到学校里去。那两尊佛像已经修塑好了，义父每天都在佛像前面烧香念佛，有时放学之后，他更要我一起跪在佛像前面祈求饶恕。我十分顺从地照做了。我觉得应该顺从的不是佛像的权威，而是义父的虔诚。

半年之后，我就离开家庭，到外面去读书了；最初是县城里的高小和初中，后来是省城里的高中和更远的北方故都的大学。在这些年岁里，我很少回家乡去。如象一只安徒生童话里

的丑小鸭，在更广大更复杂的世界里碰撞磨练，我几乎忘记自己的童年了。有时偶尔想起家乡，在那一群朴质而善良的脸孔里面，有一张很显明的，就是我那义父。

有一次我回家乡去，第二天大清早，还没有起床，义父就来了。他在帘子外面徘徊着，张望着，却不敢走进房来，直到我大声询问外面是什么人时，才听到一声颤抖而畏缩的答应。我听出那是义父的声音，就连忙下床来，请他进门就座。我看见他那一刹那间，使我惊讶不置的，不是他的畏缩踌躇，而是他的衰老和褴褛。他原来就是衰老和褴褛的，现在更衰老和褴褛了，完全变成一个乞丐了，而且是最贫穷的乞丐。

“在外面做大官啊！”他说，声音很模糊，歪嘴的脸上挤出一丝笑容。

我怎么来回答他呢？我怔着，说不出话。但我看见他的眼眶旁边的皱纹变成湿润了，他流出眼泪来了。在临走的时候，我取了些钱给他，说是送他买酒喝的，他摇摇头，不肯收受，却十分意外地竟然歛歛了起来。

他走后，人家告诉我，说这个孤凄的老人现在是更加可怜了，经常挨饿，没有饭吃。因为老了，不能耕种，也不能使用斧头锯刨给别人修理猪圈牛栏了，所得的施舍自然也大不如前。离开家乡之前，我特地到西竺庵里去探望了他一次。寺庙更破旧了，后面那棵高耸挺拔的冬青树也已经枯死，首先给我一种凄凉的感觉。走进庙去，看见义父蜷伏在庙角一堆稻草上面，模样如一条病狗。大概是睡着了，他并不动弹，甚至我轻轻呼唤他，也不答应。那是夏天，他裸露着枯柴一般的上身，却躺在稻草上面，让一群苍蝇围集着他，仿佛他已经完全失掉了知觉。

我没有惊动他，就悄悄地退出身来了。我觉得还是不要去惊动他的好。在这世界上，他完全是一个孤独的人。他一无所有，现在他老了，他的生命也将不再归他所有了，我去惊动他做什么呢？象他这样的人，承受别人的损害，代替别人承受损害，他生命的存在对他自己能有什么用处呢？

果然，在我那次离开家乡不久，就接到家里的信，说在一个深秋的夜里，义父静静地把生命交给死亡。他在什么时候死的？他死的时候曾经有过什么言语？谁也不知道，谁也不关心。这于他将是一种幸福吧，我想。因为象他那样的人，只能有这样的死才是合适的，因为他再不能受人怜悯了。

一九三九年

私塾师

我最初的启蒙，是一所私塾式的国民学校。这所学校设置在一个叫西竺庵的古庙里面，占有着一间原是陈列佛像的后殿，灰暗而局促，名称虽叫做小学，实际却完全是一所私塾。那里面的一切施教办法，都按照一般旧式私塾的成规，例如每天上学和放学时，都得向设在前殿的“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神位”跪拜一次。原先那里的校长和教师，全由我父亲一人兼任；后来父亲把教师的职务辞卸掉了，来代替的，是一位前清的老童生。

这位新老师给我的第一个印象，就是面目的丑陋和身材的矮瘦。他的眼睛出奇地细小，里面滚转着一颗黄豆大的瞳仁。鼻子显得分外尖削，嘴角边还生着一撮稀疏的黄须。因为年纪大了，腰背也就十分伛偻，仿佛永远俯屈着身子。看到他，很

容易使你联想到一只胆小的鼯鼠。不过，外表虽然引不起人家的尊敬，据说他的文运倒是很亨通的，前清时曾经有过中秀才的希望；可惜由于时运不济，于落选两场之后，就永远失去了那个希望，因为接着就是康南海^①变法，废除八股，改作策论了。经受不起这样的打击，他大病经年，只差没有送命。民国以来，他也曾一度在县城里坐蒙，据说很受东家的欢迎，给自己赚得不小的声誉。但有什么办法呢？在他的一生里，如果说也曾经有过黄金时代，那么它早已永逝不返，且将一切希望和幸运带走。现在，他就只能离开县城，到这古庙里来糊口度日了。

然而，即使不是幸运的宠儿，面目和身材也给他自己以不利的影响，但在乡下孩子们的心目中，却依然是一个尊严可畏惧的存在。他的态度和言语，都十分庄重矜持。他是一个沉默的人，那张为稀疏黄髭所围挤着的嘴巴，总是紧闭的时间居多。他的眼睛虽很细小，眼光可十分锐利；每逢讲书写字时，就在鼻梁上架起一付铜框老花眼镜，看起来，微偏着脸，从眼镜一角，射出严厉的眼光。我们害怕他的沉默，尤其害怕他的眼光。最初几天，我们莫不心怀惴惴，端坐在自己位子上，朗诵着难解的课文，不敢稍稍动弹，过着简直度日如年的光阴。

但不久，对于我个人，情形便有了改变。那是有一天，应父亲的邀请，这位怪异的老师到我家去吃饭了。饭后，父亲把我介绍给他，要他格外严厉地管教我，还当面命令我向他叩了两个响头。不待说，在那一刻，我对父亲的举动很不满，同时

① 康南海 即康有为，他是广东南海人，人称“南海先生”。

有着一一种遭灾受殃的感觉。谁知道自从第二天起，这位庄严难犯的老师，忽然特别偏爱起我来。他那张干枣似的脸孔，在我面前开始有了笑容；从他那双细小眼睛里，也闪发出慈和善意的光。而且，他对我突然生出无比的关心，时常用一种亲切的口吻，完全多余地询冷问热，唠叨个不停。这种情形，固然使我满怀骄傲和感激，但有时也使我感到很大的窘迫。

终于，端午节到了。在乡间，这是一个重要的节日，西竺庵的国民学校也郑重地放了一天假。我们的老师，佝偻着身子，趁机进城去了。回来的时候，他捧着一些礼物到我家里，送给父亲。第二天早晨我上学去，刚一到达，他就笑眯着眼，显露出一种类似诡秘的神情，把我拉进他的房里去，竟然又送给我几样非常罕见的东西：两把图画鲜美的白纸折扇，和一双黑色的油光洋袜。生长乡间的我，一向未曾使用过这种名贵的物品。那时节，通用在乡间农家的，是一种土制的麦秸扇；而且，怕撕碎和遗失，分发给孩子们，总是一些破损或特别粗陋的。至于油光洋袜，对我可更生疏了；除了冬季穿有一双土布厚袜，别的时候，照例是一双光脚。就一个喜爱爬树下水的乡野孩子而说，还有什么比赤脚光腿更方便的！何况，既然是使用扇子时候，为什么还要穿袜子呢？这意外的赠赐，简直使我完全陷入迷惘不解的境地了。

然而，老师的神情却显得异常严重。他轻轻地关上房门，然后要我坐在他那张铺着白线毯的床上。

“把鞋子脱掉！”他吩咐道。

虽然完全不明白他的用意，我也依照着做了。

“还有，把裤脚卷起来！”他又一次地吩咐。

不待说，在那一刻，我非常窘迫，简直比背书默字还害怕

些；他却眯起那双细小可笑的鼯鼠眼，做出一付异常吃力的笑容，从自己枕边白线毯下面拿出一块褴褛如鱼网的灰布，蹲下身子，亲自把我沾有泥污的脚底和脚背都轻轻揩拭了一通，接着便动手给我穿套那双细软不平凡的油光洋袜。

“老师，”我涨红着脸，嗫嚅地说，“让我自己来……我自己……”

“不要动！我来！你看仔细，这种洋袜是外国出品，要这样穿的，这样慢慢地拉……拉……我在城里坐蒙就穿过一双，东家送的……把脚放平呀，好啦，真聪明！……看仔细，这样慢慢地拉……拉……双手要把得稳，不能性急，穿洋袜是性急不来的……唉，可惜忘记给你买一付‘缩带’（宽紧带）来啦，不过不要紧，松落下去的时候，只要这样轻轻一拉就上来啦……对啦，真聪明！”

好容易穿好一只，老师便用留着长指甲的手，轻轻摸弄着我的脚板和小腿，随后又架起铜框老花眼镜，细细地端详着，欣赏着，还从嘴里发出啧啧的声音。自然我也俯脸看看，我发现那奇异的袜子，每一根细纱都贴紧地绷着我的皮肉，热辣辣的，好象皮肉上给涂上一层胶水，十分不舒服，企图爬下床来。

“慢来！还有一只！”他庄严地阻止着我。于是，磨难重又开始。老师除去眼镜，把另一只袜子，以同样麻烦的手续，艰辛地套在我另一只脚上。当这份工作完毕时，从他围挤着蓄髭的嘴角边，已经拖出一缕富有粘性的口水；在那狭窄的额角上，也渗出一层亮晶晶的汗珠子。他叹了一口气，站起身来，从脸盆架上拿了一条湿面巾——一种土制的白线巾——先给我揩拭了染有黑渍的手，随后才开始揩拭自己那狭窄的额角和挤

簇在髁根上的汗水。

这时，心想磨难总该完毕了吧，我又一次作着下床的企图。

“慢来！”他急忙把我按住，“呐，我给你刷一刷这双鞋子；唉，你这双鞋子可实在太破啦！”

我的脸孔立刻灼热起来。老师的话是不错的，我的鞋子实在太破了，后跟的鞋墙已经悲惨地裂开，前面的一大片补丁，也变得毛茸茸的，快要“出卖生姜”（脚趾突破鞋墙而外露）了，还沾满着泥污；和油光洋袜相比，显得非常不调和。在这一刻，从心里突涌出一阵对母亲强烈的不满情绪。

可感激的老师，他把我的破鞋仔细地揩刷了一通，然后郑重其事地把它们分别套在我脚上。穿着油光洋袜的脚，仿佛变得小了些，套着鞋子空荡荡的。

我下床来，试着走了几步。

“怎样？总得这样才象双书生脚呀！”在一旁欣赏的老师喝着采，但立刻又不胜惋惜地摇摇头，“唉，就是鞋子太破啦！今天回家去和爸爸讲一声，要妈妈给你缝一双新鞋子！是油光洋袜呀，外国出品，机器织的哩！”

的确是不平凡的袜子！一站到地上，它仿佛变得窄小些了，更紧实地绷着脚跟和小腿。同时，一股热辣辣的感觉，从脚心一直上升到全身，甚至头上也发起痒来，好象空气里生满针刺。结果，汗雨便涔涔的泛滥出皮肤，连神情也随之恍惚不清，就急急的想跑出房门去。

但是老师又把我喊住了。

“慢来！慢来！还有一样！”

这一次，我看见他从吊在腰际的小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，